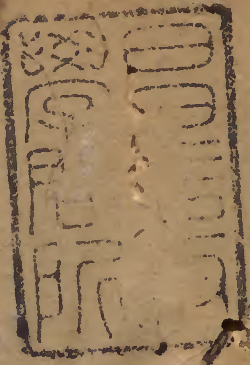


資治新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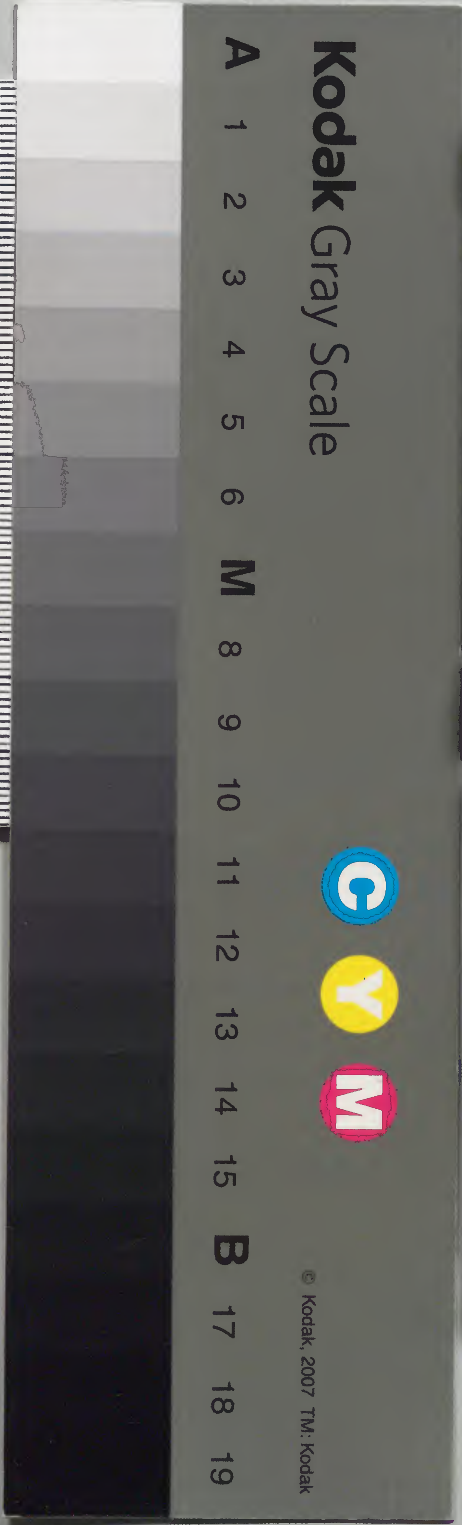


十



漢書門			
二	一	一	二
四	二	八	七
冊	架	函	號
		九	類

庫文閣內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89
冊數	24(7)
函號	297 43



資治新書卷之十目次

判語部

盜情一劫殺類

急勦巨寇事

王鐵山

盜殺二命事

王鐵山

火劫事

李朕碧

強盜殺人事

趙我唯

盜殺男命事

李少文

盜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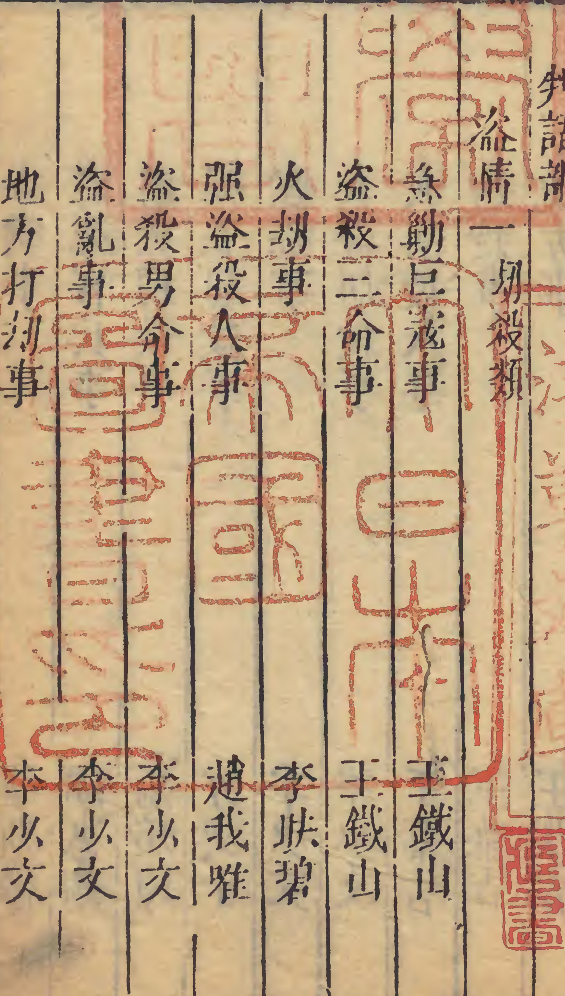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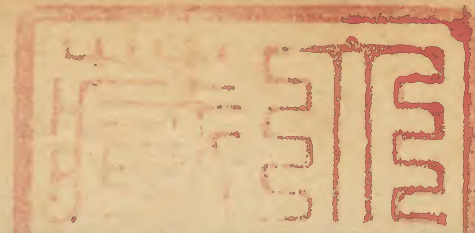
李少文

地方打劫事

李少文

資治新書卷十日

本之



盜變事

陳斯穆

殺死官兵事

沈惠孺

明火劫殺事

馬培原

強盜劫殺事

方與十

強盜事

李少文

大盜劫殺事

李少文

火劫殺人事

王慕吉

劫殺事

王慕吉

地方事

王慕吉

地方大盜事

毛南薰

劫棺異變事

陳階六

人命事

陳階六

放火殺人事

李少文

地方盜殺事

李少文

徒犯勒死禁卒等事

王鐵山

地方大變事

王鐵山

舉行鄉保實政等事

王鐵山

緝拿強盜

孫沂水

殺劫事

秦瑞震

盜情二劫掠類

捉獲偷盜銀鞘事

蔡蓮西

捉獲盜犯事

孫沂水

海盜事

李心水

抱贓實首事

秦瑞宸

巡獲劫寇事

尹含美

大盜反噬事

趙五絃

明火劫殺事

王望如

地方盜變事

王望如

黑夜劫殺事

黃石公

強姦火劫事

黃石公

獲賊事

晉承公

火劫異變事

吳采臣

劫殺事

葉大水

當場捉獲大盜等事

蔡蓮西

捉獲盜犯事

蔡蓮西

盜情三審盜類

衝劫大變事

李少文

捉獲响賊事

趙五絃

殺死弟命事

趙五絃

白晝劫殺事

錢仲開

盜情四 構盜類

構盜焚劫事

地方盜變事

盜情五 疑類

明火劫殺事

續獲大盜事

解網疎柳事

殺人事

急救寇劫事

稟報事

陳斯徵

佟雁白

周簡臣

周簡臣

張公亮

趙五絃

趙五絃

趙五絃

窩虎滅門事

罕獲大賊強盜事

違旨誣命等事

大盜焚劫事

空門被劫事

擒獲強盜事

強盜劫財事

劫殺慘變事

失盜事

賊情一 初犯類

趙五絃

趙五絃

趙五絃

李少女

李少女

李少女

王蘆人

王望如

趙五絃

席捲事

文太吉

申報槍劫官糧事

李少文

劫財害命事

王望如

捉獲真盜事

陳斯徵

賊情二 盜犯類

斬劫事

李心水

窩盜事

李心水

被盜事

傅野倩

被劫事

李少文

盜殺事

陳木叔

竊盜事

劉蘭岫

白晝盜殺事

陳九屏

羣劫傷命事

蔡蓮西

竊盜已獲事

蔡蓮西

案盜劫民事

吳采臣

捉獲刺賊事

黃石公

發審事

秦瑞寰

勅併事

李映碧

斬盜事

顏孝叙

誣姦害民事

顏孝叙

地方大害事

周簡臣

究盜負恩事

張梅庵

究盜明冤事

葉亮公

資治新書卷之十

湖上笠翁李漁蒐輯

盜情一劫殺類

急勦巨寇事

饒州王鐵山 詩郵人

張春於五盜之中可謂窮兇極惡者矣觀其夥劫凍
宦分有多貲志猶未厭復乘勝而劫符通十一中人
之家貲不滿欲臨去而手刃孕婦焚燬多家復乘夜
急歸邀兄駕艇冒兵快以赫同羣大獲輜重是以
盜而劫盜矣括腰纏而跨錫兄弟協謀變賊營紆雖
欲以盜始以賈終乎其如天道不容而為鬼神之兩

忌也。事露於一帽之微。以致屢劫之賊。和盤托出。詎非天敗之耶。賊真證確。與張麻子等。竿首奚辭。

盜殺三命事

童二以刺盜而為流丐疾。貧益深。走死愈急。糾劫羅昇之家。殺婦掠財。飽颺之後。仍為流丐。可謂善藏其跡者矣。其如大盜之行。藏有掩之而愈露者。羅卒一偵。詭情立見。送獄成議。斬始悔不若殍。死之乞兒。猶得全其要領也。嗚呼。晚矣。

火劫事

李映碧

審得強犯袁龍潛之報。怨以胡明壇身當里。遞同差

協拿故也。邀李廷規數十輩。劫掠明壇。而若卒若女。若媳。皆斃于毒手。今之搏頰求哀。冀出狴穴。固欲遠。鬼而親人耳。亦知有數鬼者。日睥睨其旁。男成文也。媳江氏也。女三姐也。其咽悲風而啼。烏夜者。肯使一。凶為出柙之嬉。而三冤為繞圍之泣。乎合與同惡之。李三視各炤原擬。若袁轅之同行。既為牛。後難謝雞。連姑以分贓。助殺兩不相反。則從輕擬配。非傑凶豺。而縱狡兔。亦曰存吾仁焉。云耳。

強盜殺人事

趙我唯

審得劇盜之慘。毒未有甚於此案者。其劫宣成里李



進家也。則殺其父李思立矣。其劫平原村陳允卿也。則殺其父陳茂才弟陳祥卿矣。自海珠獲後次第成。搶林國華等貳拾餘人。已相繼瘦斃。今囚首福堂者。止張萬有等陸人耳。張萬有張慕榮皆分有真贓。張順泉搜賊累累窩狀已真。陳新六爲陳世僕與父若兄逗漏室藏。兩主被刃而曾莫救援。且鬻分而遠與焉。謂非鷄連其誰信之。此四犯者賊真主認駢斬奚辭。獨是余日虔分贓捌錢。出自海珠之口。而當時實未成供。失主李進素與比隣。假使曾爲南塘之一出。則閭伍之間。應有望氣而先疑者。今問以平日何爲。

則曰父子躬耕。曾無遠出。問以獲後之鄉評。謂何則。曰蹠跡躑躅。曾無指摘耳。夫父仇不共日。虔而果爲羣兇之偃導耶。則進方欲殺欲割之。不暇而肯爲此。原有之詞哉。今再四推敲。乃知捕役賴裕借題沿索。村落騷然。牛豉兄弟皆被鎖勒。而兄以餽免。弟以貧陷。噫。捕之惡。浮於盜也。若夫楊成情寄頓。僭賊委非同夥。則失主陳允卿已代爲暴白。而林玉生年在髫齡。惟從父兄亂命。亦步亦趨。今父兄已服天刑。則此犯猶可開其一面。余日虔審係冤滯。敢請開籠。某某各照原擬。

盜殺男命辜

李少文

熊十四竊牛劇盜也。跡其鐵鎗貫竹。已蓄殺人之心矣。恨席爲七之窮。追而夷其左腹。七日旋亾其父。懼累不鳴。而發于別案之席。結二賊。仗具存衆證。尤確。豈天符之廟有靈耶。鬼神且不原。而王法惡能宥之。亟斬以酬冤魄。

盜亂事

張甲等六賊。瞰王羊家貯神廟之衣冠。聚而行劫。斬閹縛婦。并掠私藏。朱提盛帶。盡歸大冶之鑪。絳帛衣袍。裁爲下體之飾。其怒神也甚矣。酒肆洩謀。楊班九

因而首告。神之聽之。決不令其漏網也。豈惟兩憲之難逃耶。

地方打劫事

從來多藏致寇。無如子衿張應召之慘者。旅人張乾十三。以私宰之囹。爲大盜之窟。商謀于傅坤。一而指點路徑。號召黨援。三十六兇。齊集關王石上。塗形執械。放鏡衝門。賊氛孔熾。哉。劫財至二千餘金。亦滿志矣。乃烈炬焚廬。殺傷四命。燔灼二屍。丹凝火內之心。慘斷樓頭之骨。猶且盤據土湖。稱兵抗捕。一案而備諸惡。是可忍也。其勝誅乎。雖放火殺人。出自別手。而

張威助燭總是行強駢斬六犯尙有餘恨何狡辯之足聽哉

盜變事

江寧陳斯徵諱開虞太守

潘于埋頭為盜顯身殺人於五年前肆劫漳之孫福家戮其弟壽黑夜踪跡隨逸海上後捕役畢俸遇諸溝口尾而緝之又為所斃橫矣哉自此亡命莫知所之漏網者二年前年春大盜陳七事發訊同黨之人則曰潘于其一也訊同劫之家則曰孫福其一也爰書未定而于就擒落際時其數年行藏悉供無諱於是兩案歸併于一以陳七之案雖無潘于而潘于之

案原有陳七事異而招實同也繫獄者一年一日陳七酒後耳熱向于大誇拒捕之雄聞者足戒獄卒遂馳報官審其拒捕時日悉與原卷相符噫貫盈而假之口莫之為而為者非耶未幾陳七瘐斃適值大赦審錄時于突控無贓之說以致辯由是議開議減信獄漸成疑獄矣惡案者又一年殊不知殺人者死潘于之必不得生不在贓而在殺也與其恤一囚以廣皇恩何若殲一兇以明國法

殺死官兵事

沈惠孺

資治新書
趙甲以黥徒逃配復竊耕牛捕兵吳旺等跡而擒之遂拒捕而殺旺焉樓中之刃大鋸身上之絮衣猶薄洞肩背者數寸喪性命于須臾兇伏現存何辭一斬。

明火劫殺事

武進馬培原諱嘉植縣令

徐甲粵西流賊自楚適筠手鐵尺以行兇闖重關而肆劫卽無論多金被攫而事主兩家之人傷者三死者一焉踰年被獲而耳環轉兌依然胠篋之藏也斬案已成惡容倖脫

強盜劫殺事

方與士

傳十九非竊賊也觀其出必操戈逢人便刺何其重牛猪而輕人命若是彼直假途于竊而示人以無可逆之鋒耳故劉積胡恩一逐而俱遭毒手彼劉冬雖死于踰年亦以創重之故則是兩舉而立斃三人也止從拒捕之律法不盡辜擬斬非枉

強盜事

劉裕等旬日三劫而刺鄧旺之妻戮晏巴之子且燬兩家之屋紙稻俱焚至不得志于漆關而肆劫路人已鍾鳴漏盡矣藤橋躡跡次第就擒吳有仔雖以幼弱爲辭然文豹食牛馱驄超母其惡正難量也况三

劫同行乎哀爲盜等兼之縱火兩犯俱助虐者梟斬
介當

大盜劫殺事

陶丙等一黨兇狡異常或強或竊幾使村無靜夜江
不安流矣積掠多金或以娶媳頂役或至服牛乘馬
以明得意尤可恨者賄智囊之黃之甲倒翻黑白俾
讞者耳目眩瞶幾干漏網脫釣而鐵案終難撼也不
亟行梟斬何以慰生死而靖地方哉

火劫殺人事

毛甲主劫族人毛之乙殺人縱火至室廬與骸骨俱

丹陽縣令王慕吉誨成都人

焚又妄螫他人監斃二命而身幾倖脫焉毛氏有勲
真可謂貪心之騰取子之鴟矣若朱一劉二萬十五
皆宿盜且有會越獄者竿首已遲駢誅奚貸

劫殺事

胡乙等烏合凶命僅旬日而劫陳廖兩家至男女扶
傷資財罄洗強形著矣乃諱大盜而居小偷豈謂青
衣微物不足定斬案乎夫賊爲盜證也賊真無少而
況日久之費者已多乙卽百喙奚能自解

地方事

何甲一夥黨崔苻舟陸並進以逐傭羅阿一爲引導

而西蜀之歸裝。適助東陵之肱。嗟矣。許滂。颺去輒奠。滅踪。龍窟。煎銷。旋已敗跡。銀器雖歸。冶化而統。綺居。然室藏法服。上刑倖邀後死。

地方大盜事

杭州毛南薰。南鄭人。二守。

傳心字。以黑心禦貨于白晝。以短刀邀客于長途。猶幸為余文繡者。不以金珠易性命也。然而遍體撲傷。幾與李梓竝作羈魂矣。青樓之醉夢未殘。翠羽之血淚正碧。而偵卒致疑。俾本犯一片禍心。竟同包袱。托出。又何辭于搶奪傷人之律哉。

刳棺異變事

平湖陳階六。山陽人。

凡盜不過禦貨攫金。未有發馬鬣之藏。覓生涯于死窟者。則又踰跡之不為。而幽明所深痛矣。如趙乙之刳土氏墓也。棺斲骸殘。簪抽衣解。口珠不見。無煩控顏之權。鬚插難藏。賸有斷腕之鐵。木匠之手。何大毒耶。香骨風妻。芳魂夜泣。可無一紋以慰九原。

人命事

陳言六九以兇棍而事長年。舟楫亦戈矛也。偶載孤行之糖客。忽動殺機。停舟野僻。對酌深宵。客方被酒。不勝俯而欲嘔。而六九腦後之斧。已乘不備而連揮矣。血飛彩鷁。屍葬江魚。何其視利如飴。而刈人如草。

也。使非供嬰之幼僮。及却金之陳玉。九竄發其覆黃。四十之寃魂。有長號于野渡寒洲已耳。

放火殺人事

李少文

劉之乙大盜之雄也。入門擒主。楚毒備施。比救至勢窮而鋒鏑亂。加火攻求脫。一十八間連棟。竟同咸陽三月之灰。為禍不益烈乎。幸陣獲夥。供得此醜類。斬猶晚矣。

地方盜殺事

萬十五一門鼠黨。屢探牛垣。兩黑深宵。賊眼偏能暗度。火明內室。痴偷不畏人知。乃恨識面之驚呼。輒下

屠腸之毒手。危月頓遊。而秋俚肝腦塗地矣。倉椽之藏刀。磨礪以須。斬賊可耳。

徒犯勒死禁卒等事

章潛入黥臂跡。徒謀殺禁卒。反獄之夜。即與同犯行劫。孤菴傷人。畧財。聞捕兵之追呼。人皆驚遯。而投林復返。罄括餘資。疾趨被獲。真甘死若飴。膽大如斗者矣。據法強盜得財者。斬。謀殺人造意者。斬。罪囚反獄在逃者。斬。潛入有斬。罪三安得須臾活乎。

地方大變事

羅材盜黨以百計。富田高車之間。殆無寧枕。而羅之

甲之乙其大慾也戴魁聚石防盜即取憎于盜思一
劫而甘心焉頂斜為鑿持門作盾賞財罄洗父命旂
賊不攻環而攻堅亦何其黠且暴耶次第就擒恢網
不漏亟殲元惡用警脅從

舉行鄉保實政等事

賊之勢橫而膽張未有如此案者徐仰山等以閩粵
流徒峰屯蟻聚依箐林以立砦僭名號而稱王夥黨
四十餘人麾幟揚兵分行結隊室可焚人可擄此豈
為寇景象哉若撲滅不蚤幾弄潢池之兵矣幸也盜
魁授首羣醜駭奔幾脫深淵半填園土甯甲先獲于

興國游之乙續獲于寧都而執長鎗者甲也執狼笊
管刀者之乙也仰山之初供不移蘭仔之庭質如畫
榮街並戮法足儆辜

緝拏強盜事

古稱劇盜不過日大攻城邑小掠鄉里矯虔攘奪之
輩皆人所得而設防未必財命盡捐也乃郭十三等
假擎架之長年行屠戮之大盜毒藥為立効之餌琴
絃作一命之絲一入舟中旋登鬼簿且賊藏獲嘯屍
逐鴟夷未劫之先人不疑其盜既劫之後盜即滅其
踪來不斷如環殺絡繹如綫積至四十餘命渺渺幽

魂沉沉長夜咽江流而啼寒月良可哀夫怨深惡極
雖決千頃之波烏足洗哉立梟三孽差快人心

殺劫事

秦瑞寰

朱六聚掠東山賀成虛被其毒虐時已獲志飽熾而
鈕三纓冠奔救竟死於九矢七刃之餘六因當陣受
擒者也旋逃旋獲足縮縮如有循是必鈕三之鯁憑
之盜而殺人法宜竿首監候

盜情二 劫掠類

捉獲偷盜銀勒事

真定太守蔡蓮西 諱祖庚 江寧人

余甲等皆積盜也彼其掠民財不足而朶願粵東之

官鞫乘時夜而混出疏糞壤以深藏自以為無患矣
孰知神赫厥靈人偵厥跡三十疑所費無多以各犯
之家產益之依然合浦之珠女媧之石也邊儲不缺
而甲等以例伏誅豈天厭其惡巧藉此舉以剷除盜
脉乎絞已從輕再無容喙

捉獲盜犯事

蕭十四等瞰金信五之多藏而糾黨劫之至于扛石
衝門焚火縛主乃得滿載以去彼其盜餘甚熾盜欲
亦甚盈矣不思珍異纍纍持此欲安歸乎兼金美玉
忽賈窮鄉宜其為邏者所窺也各自筆供賊錄家產

五人者亦足以死矣

海盜事

李心水

審得洪五朱之丙朱之丁等揚舸海上捕魚爲生固曰業在其中耳乃忽以已舟爲鉤客舟爲魚垂涎王海之鯨銀彈船何也據海口供謂有彈船二隻行至龍山海面忽遇五等舟逼猶謂同道相逢耳乃始耽耽目睨繼恟恟手動于是飛石攻擊幾碎客筏于洪波未幾而刃斧齊舉閃耀鑑鑿海輩心瞻幾墮地矣方鼠伏舟中而五與丙丁等遂一躍而上傷其羽翼搜其衣銀掠其魚鯨不意呼號聲急忽入哨官王示

之耳亟率捕盜諸人乘風往救五等俱弭耳就縛盜持竿素工操戈暫試故一見官船如攫肉之鼠遇貓則戰不轉矜間遂爲在網鱗鯨耳今詢被獲何所則云定海開夫茫茫大洋指漁爲賊捕盜之啓釁激切慣在驚濤怒浪內若云舟已泊關安能一手障羣目而忽索鯨忽誣賊以防川之難者防口也合與同行之朱子申朱子酉等俱昭原擬子酉子朱元亦同舟也駒齒雖壯虎攫無實况原昭內有在船燒火一語乎殺其父而生其子是曰罪人不孥

抱貳寶首事

秦瑞寰

張二甘入盜黨。劫掠屢行。不第賊証兩明。而自供亦不少。諱求其生。而不得殺之可。

大盜劫殺事

朱二朱三。以四十餘兇為夥。錢鉉之劫。多其親姑。罄其積。有自金三。受縛于南門。而羣盜以次就繫。如二如三。各起有主認之。賊雖云犯止一劫。瘕斃者已二十一人。然而情雖可矜。法無可宥。低徊再四。而終無計以生之。奈何。

巡獲湖寇事

高三張一烟波暴客。志不在魚舉網。薄暮沈聞之。潘

美細貨。悉驅而納諸罟。獲口供與至首合。安在其必見起哉。碗雖無主。亦從一矢得來。矧船中更多劫具。賊也。主也。械也。強也。無一不備。豈猶是豫且者流。法網自扞。惟有投竿收綸。不復能鼓柁而去矣。

大盜反箠事

趙五絃

審得許元春等。市井無賴。屢試探丸。以家無擔石之人。一旦而紫陌青樓。揮金若塊。踪跡詭秘。閭黨胥知。按律駢斬。真定案也。雖狡口肆辯。不止一端。而情罪昭彰。萬難移易。謂金禿子既死。疑無殺証。然生存之日。已有確供。何日齊連。何時上盜。乃歷歷如畫者也。

謂原物未獲疑無實証然白刃之財泥沙浪費曾經
前道提拘娼婦三面質明者也謂親屬相劫律宜減
等然已死之金禿子乃啟秀之親而見存之各賊固
非啟秀之親也惟是以垂斃之身幸蒙矜恤倖漏之
局未定而狡緣之計復萌嚇詐百金反行出首謂其
一綫可疑者在此而其萬死難贖者亦正在此蓋朱
十九乃盜之親非盜之讐也其與十九以百金者在
開豁之時非在初捕之時也求其釋怨而為免害之
計非陰為行賄而為誣害之謀也試觀元春身在繫
中尚且使惡黨登門毆罵豺虎出柙有不望而奪魄

者乎老嫗無識抵憤情深聞命心驚奉獻恐後春等
之兇惡與啟秀之善良昭然矣然則春等之索銀
猶之為盜時塗面持刀而索之者也屈氏之與銀猶
之被盜時崩角稽首而與之者也春等不死一日狡
辯一日立刻肆市始快人心而豈得以此為展脫之
媒哉相應仍照斬擬用彰國法朱十九等分別徒杖
俱不為枉

明火劫殺事

王望如

覆審得陳遂等朶順林官生為積官之後一劫不已
至再再劫不已至三夥黨多兇劫殺數命屢經刑訊

俛首無辭。復經憲駁。特爲原贓未起耳。但班愈外而愈。消年歷多而起。辯必窮。詰其人勢。必鹿馬之指。任其翕張。以擒縱作生涯。視交板爲利網。况當年紬衣一件。雖獲自劉大劉二店中。事主認識。已屬真贓。賍論真僞。不論多寡。旣云真矣。何存乎見少也。陳遂陳淵以袖衣爲蔡泉之物。曉曉展辯。獨不思蔡泉非他。卽其夥黨一真則百真。此真則彼真。盜案莫定于此。紹等徒多。搖尾之憐。何益。莖臍之悔乎。其來吞西者。係續緝案盜。未經析楊拷掠。業已供吐真贓。應與陳遂等一例治罪。至蔡秀雖曰年幼無知。旣已誤入桃

源。何云弟夷而兄誦。未減流配。允當厥辜。餘照舊擬不枉不縱。

地方盜變事

陳崇許雲等七賊。初劫余尊五家。獲贓盈千。官司方督捕。以搜伏莽。而賊膽包天。不旬日而茶毒行商。其勢更橫。飽颺之後。入山惟恐不深。而卒爲邏者所獲。人經現獲。賍係現搜。刀仗出本犯之身。証據有拿獲之口。盜情旣確。斬璣何辭。謝一林五鄭三皆係勾引跟廝。雖上盜不分首從。治亂應用重典。究竟俱未得財。併未持仗。失主江寅之口供可憑。獲盜黃生之屢

審可鞠應開一面均擬流置脫逃陳紀緝獲另結

黑夜劫殺事

沙縣黃石公

吳十八等賊星類聚貪戒不吟托羽客以雲遊道友相傳盜鉢假沙門為莽伏叢林忽化綠林杯酒訂盟操戈中夜而貞元觀之黃冠遭剝膚肢篋之慘矣不意游方之外有此為跡之徒太上忌之士師可以殺之矣

強盜火劫事

潘金五之羣劫鄧高謨也其以火攻為上策予既焚其孫又焚其屋且溫酒熟食醉飽而後行抑何從容

騁志也至長興岡之被逐入林惟恐不深則已倉皇無策矣人賊現獲斬有何辭惜首犯天刑不得正藁街之戮耳

獲賊事

餘姚胥永公

揚亭十一以傭奴而謀攬周福壽之厚利外置張紹五為內應直為孤寡無援探囊取之耳豈知外戶雖得延五之啟關而內扇尚煩臨時之破斧初掃上庫之藏猶向暗中摸索及見鄉兵之集則公然舉火長驅矣既已轉竊而為強自合舍徒而論斬

火劫異變事

蕭明甫子處荒村。擁農家之積。諸盜實外府寄之矣。
鄒子隹扁舟嘯聚。夜渡河東。執械衝門。室藏盡捲。而
王越九逞強拒捕。折事主之肱。尤獍猛哉。乃以賊未
起。認為辯端。孰知火光識面。賊首供名。且更確于布
號。漆字之贓也。獄成而孚率殺。

劫殺事

刺配以創盜也。盜翻借配。所以締交。陳十二之城。且
芝山久結椎埋之聲氣矣。因與陳兼三比鄰。朵願其
糧銀稔熟其路徑。糾集同黨。明火變形。鐵斧行兇。劈
門傷主。是豈偷兒故態哉。牀下簪環銀鐲。即為官捕

歙縣葉太水 諱高標 廣東人

所居而緣衣起自灰中。固兼三家物也。賊經主認。大
辟無疑。仍欲以竊寬之。是滅法也。

當場捉獲大盜等事

葉永一。艷心王貽一。之諸聚黨行劫。奮勇先登。比其
出也。隣保驚鳴。猶麾戈格鬪。有銳往而無情歸。誠
寇哉。及失足陂塘。弄兵操丸之雄。幾同盲人瞎馬矣。
當場被執。安問賊之有無。原情既非。可矜據法自斃。
輕宥。

捉獲盜犯事

審得龔之甲。黃之乙。黃阿二。陳三等。白手探丸嘯聚。

遊僧流棍。清宵明火。橫行禪室。民居數年之內。兩劫寺。兩劫菴。又疊劫唐羽六。吳揚十。法器與珍綺並獲。真賊經事。主認明。以六劫而博一斬。彼四人者。死有剝辜矣。惟是初供夥盜。實繁有徒。至今有和尙七人。篋頭三人。既委之不知名姓。夫生平不識半面。而萍逢。卽謀不軌。揆之情理。萬無其事。第案經數載。黠口易移。必欲窮其數人爲誰。則鹿馬之指。隨其翕張。而雉兔之罹流禍。且及於無辜矣。合無姑存勿論。止以照提有名者。嚴行緝捕。庶大盜不致終漏。而扳詐之端。可杜耳。之甲等。各宜原斬。

盜情三 高盜類

衝劫大變事

李少文

曾十三曾十四。明火肆劫。放銳衝門。主認賊真。其爲劇寇。何容再喙。獨黃之乙一犯。屢煩駁訊。詰謂搜賊在黃甲之家。未獲黃甲。先獲黃乙。疑黃乙未必同居。其窩未真耳。不思先供窩後供盜。俱出黃乙之日窩。卽未真。豈盜亦未真耶。夫黃甲旣爲大盜。窩黃乙而良民也者。方遠避之矣。優游其室中。何爲。今又稱以黃甲死而移坐之。再查黃甲續獲。業與黃乙並擬。非死後始坐黃乙也。設黃乙非同事之人。當獲黃甲時。

曷不力辯。乃俛首服辜。直俟其既死而鳴冤耶。支吾展卸其將誰欺。合仍駢斬。

捉獲响賊事

趙五絃

覆審得王麻子等一案。歷勘多招。兇黨伏辜。冤民昭雪。出入胥得平矣。賈春一窩情已真。而同行分贓。尙恐未確。仰見憲臺詳慎至意。遵取諸盜再三研鞫。春一徃直隸。則主於宋標之家。麻子等來東省。則主於春一之家。緩則鴛聚。急則鳥獸散。閃爍飄忽。流毒於數百里內者。匪伊朝夕矣。初審之供同。屢審之供亦同。隔別訊之。其供同。卽三面質之。其供亦同。此亦竊

之至確者也。豈得以贓未起獲。而令吞舟倖漏哉。

殺死弟命事

審得蒯芳侯等踪跡詭秘。夥劫多家。捉獲贓私。又經失主孔胤振等認質明白。依律駢斬。無辭矣。高三曹仲玉尙嘒嘒置辯。按律文所謂不知情者。爲暫行停歇言之耳。查芳侯任曹家。在十五年十二月。發覺被擒。在十六年四月。歷經半載有餘。歲月既深。而徃來情熟。不得與暫時停歇者同科矣。况芳侯而外。有王月等五人。皆任其家。其劫王納。又在次年二月。則其爲遁逃淵藪。固已多時。謂不知情。其誰信之。擬以准



徒洵不為枉

白晝劫殺事

東陽縣令錢仲開諱江寧人源

王東王四藉保正為獲身之符。藪大盜作養家之術。致金十八等縱橫道路。邀截客囊。卑買易之謝科。資斧喪而僮僕亦傷。幸朱狸刀下餘生。不即化萬山岡上之鵲耳。欲行旅。蓑而出途必二犯。駢首而僂市。

盜情四 構盜類

構盜焚劫事

江寧太守陳斯徵諱開虞

誅韓二者何首禍也。曷言乎首禍。風鶴之際。草木皆兵。韓二以鄉賓之榮。彩旗鼓樂。聲震荒郊。愚夫婦望

公穀行
女者有
之自斯
微先生
始道勁
媚兼而
有之

之疑為賊隊。走不返顧。賊偵之。乘機直入。罄其室藏。士人訶責韓二。似未為過。何物韓二。借一已之顏面。置百家於灰燼。私計非賊。重來則前羞莫洗甚矣哉。怨毒劉閻等殺人放火。大言為韓二報讐。曷為乎韓二。讐而劉報也。查韓二受士人訶責之次日。即以牛酒犒賊於洋湖。而賊之殺人放火。即在會飲之日。夜且眾危。而韓二獨安。二之通賊。長口無容。置辯誅韓二。以愜輿論。勦劉閻以肅典刑。

地方盜變事

浙江巡撫佟匯白諱東人

虎爪山之賊。往時僅劫客舟。從未見出二百里外。橫資治新書卷十



掠村市者非有遠交近攻之人彼何所恃而深入所劫皆方某讐家且某家有厚藏壁非堅壘賊之過門不入夫豈偶然雖從旁屋牽去一半安知非借小失以塞衆口又安知非有意餉之以作犒兵之具者哉

盜情五 矜疑類

明火劫殺事

餘姚縣令周簡臣諱金曾人

游萬俚之入盜案也謂吳文煒之失事乃其竊盜而作嚮導也謂其混入救兵之內爲文煒認實也夫萬俚祝髮空門咫尺檀越况吳宅又其故主何至輒肆毒謀今細按有不然者竊盜必須還密而天堂山寺

僅有草棚不堪容膝載在縣詳者可據也且窩主吳十四已經起出真贓而冬賊之始聚終散俱向軍山駐足則此禿之非窩亦較然矣設以爲藉其引路彼宦宅之門以外既無煩指點而門以內又未嘗與盜俱入也傳垣五二爲失主比隣布衣角帶既起獲其家顧舍最近之線索而求之遠衲乎符三八行劫之頃尚青布包頭以塗人目萬俚獨敢童其巔徘徊觀望而混入鄉兵內乎竊意鄉兵有目豈不識天堂一僧至云當被吳文煒認實認爲引耶認爲盜耶既誅其人此時擒之甚易何以任其竄去耶若惡其飯張

汝俚等狡香積之供遊人往來如織何必遂為竇盜糧也况夫為竇為盜總圖得財萬俚身為盜竿而軍山之分賊各盜竝未齒及自始至終亦竝無一盜供扳豈疇昔一飯果于盜有恩而戮盜多人盡飽厨鉢中惠者耶委係冤誣亟應開釋

續獲大盜事

龔明吾等非照提之案賊即脫配之黥徒蟻聚一方鴟張四境其劫周木家也奪舟登岸穴壁斬關囊裝之積三肩囊篋之資累百亦既飽所欲矣乃繫婦勒贖復得多金遺火本以脫身流光囚而識面賊真證

確先後就擒惟朋分俱係朱提所以費多存少無可疑者允立速決

解網疎枷事

粵東縣令張公亮請明彌

鄧之乙賊之嚆矢其劫崔文貴也眾皆捉竹彼獨操刀事主方救死于其頸而貲囊盡出矣乃同黨十四人迄今三十餘年死亾略盡而之乙巋然若魯靈光也異哉前恤部以其年踰八十援例疎枷今又隔數年矣跼壽不將望九乎儻鄉關可復真是狐之首丘而牙爪盡摧不似虎之出柙

大盜捉獲事

羣盜之劫李茂清也。父子兄弟上盜者數人焉。合之止餘六人矣。王居玉丁長公黃仁壽聶清遠皆賊。真證確無可疑者。張一雖無賊。然兩臂俱斷。此已三犯。即諱強為竊。已無生理。况明火持械。截傷主僕二人。強形尤暴著者乎。惟聶清高以報名一字之訛。至二十餘年。疑團不破。或出或入。語皆有因。將誰取衷哉。今惟取現在五囚。隔別細審。儻衆口畫一。共稱其原不在場。則雖成案。具存不得不為之開一面矣。

地方被劫事

劉大曾經刺配。抽篋踰備之姦。蓋生而有之。其夥盜

慈谿汪長源諱
呂幸休寧人

劉雲也。細詳初案。扣門給婦。仍是鼠竊木色。彼重垣。肩戶之中。非同民舍。者盜明火肆劫。且極狡猾。而招云。徑至睡房。挈費以去。如入無人之境。是果劍俠之飛行乎。不然何事。主無愕亂之狀。諸盜無拒敵之形。地方亦無驚聞救護者。指之為強。不敢信也。本犯之賊。止一紗襪。而失單又不載。即認為典史所餽。有何確憑。此外如員領牙箸。定從盜來。然無主認。獄情影響。終留辯端。或以矜擬請。是亦惟輕之意乎。

捉獲竊盜事

艾十五。胸有竊疾。臂勒黥文。三犯不悛。法應環頸。以

無容議矣。但二犯以日攘免配。謂其賊微也。况初犯已在赦前乎。今雖臂墨未剋。而恩波難遏。舊例既應。參酌新詔。又許矜原。尚留一線之生。庶徼三宥之典。

殺人事

趙五絃

審得徐容三乃盜魁。而馬七則戎首也。七妻周氏。俘於兵。有楊城者。買而妻之。維時楊城方在河南縣令幕中。七雖徵聞。尚未確也。及縣令解任。楊城挈氏歸寧。適以淫霖決堤。荒村水繞。孤踪厚橐。既爲起龍所涎。而馬七故劍之求。又適合各盜。胙篋之計。故既劫其資。復殺其身。屢經駁勘。已成山案矣。惟是徐庚既

已同行。而止擬城旦。是以憲臺疑有竄縱。爾遵取細研。庚不過一船戶也。惟魯而愚。不省他事。七等假白衣之。櫓問漁。卽之渡。深謀秘計。庚實不知。比共至也。又並未入門。既非同夥。又屬哄誘。赤子入井。實可矜憐。此非庚之狡辯。乃各盜之親供也。相應仍照原擬。已蔽厥辜矣。

急救寇劫事

審得褚文卿。响馬截劫。証確賊真。擬以梟辟。無容再議矣。若王虎山尹思元。則有可矜者。一係天津人。一係永平人。營業既不同方。居址又非一處。不過與一

龍逴逅相遇貫酒旗亭市肆之間非共事戮刦之時也原不知情難以瘕索按律決杖實足蔽辜至於張國兆陳兆新居停生涯任人投止况文鄉騎馬至店意氣飛揚口稱部堂之人等候船隻理有足信事無可疑兆等何從而知其為賊也擬以暫時停歇之律於法允宜

稟報事

審得梁宗晉高住金延佐勾同已故王國光劉一等共刦王堯染房分布作衣賊經主認供吐之年月逼真行兇之器械現獲按律擬辟無容更議矣惟是張

世連張癩子則有可矜者世連果為匪類隣佑諸人身命所關誰肯爭先赴保今王保等稱係善良情詞懇迫自不得以一人之讐扳而抹二十四人之公論也况質之群賊并不認識則世連非賊不待辯而自明矣癩子牛隻劉一供係偷竊之牛而隣佑董二錫等咸稱此牛已為癩子喂養六載且又有經紀郭星曾為評價賣與王奉所得抽稅銀四分則非十五年九月所刦之牛又不待辯而自明矣况廢疾之人豈能為剽刦之事此又理之最明者二犯無辜豁之非失出也

之評案言

竊虎滅門事

審得王之甲郭之乙以賤盜而辟矣復以矜疑而豁
失出宜慎狡辯難憑宜憲臺之批職詳核也仰遵復
訊之甲之欲歸故里而又任鄰邑蓋其時故里凋殘
上荒人散單之相距不過七里又素為梨園子弟師
與友皆在於斯是以托身而止耳之乙雖非素識而
路遇同行原欲尋地耕種虫虫之氓到處為家萍聚
一方相依為命無足異者至於賊數相同當初讞之
時持原單而訊之篋楚之下何求而不得耶夫賤盜
重情也大辟重律也情真則論死何辭律疑則議宥

非縱此一案也以為無辜之冤獄則已被賺入夥矣
不可以為冤以為不枉之信獄則又無賊証可憑也
不可以為信立法之權寧失不經亦刑至意應與
劉存德等各仍原擬

拿獲大夥強賊事

審得王大等劫張所學當被擒獲盜情最真以不得
財之故遂從未滅似乎寬縱矣仰遵憲批細查律文
其入門行劫正律所謂強盜已行也其登時擒獲未
嘗劫得一物正律所謂不得財也律重強盜得財者
斬自盜言之謂之賊自主言之謂之財使或為本主

卷十

廿六

本子圖

所拒或爲鄰保所援則盜之強雖行而主之財未失
概以斬論網亦少密焉不妨寬之矣前招所擬於律
允符

違旨誣命等事

楊月甫等一案擬盜擬姦皆疑獄也彼時越墻進院
止持劍刀酒壺一二微物又旋棄之而李振璉父妾
李氏王氏當時未經對質今日又已改嫁論盜無贓
論姦無人其中情節不無鍛鍊而成者矣總之重行
等市井燕少流蕩不檢其人皆可誅之人而論法無
可死之法也按律究擬因盜而姦者斬情輕法重依
竊盜不得財者笞又情重法輕律以無故夜入人家
依重杖決情與法兩得之矣

大盜焚劫事

李少文

審得劉智九被盜在崇禎四年八月逾月而就擒者
四則羅文漆永黃君三及窩主巢勝三也未獲者三
則李明吾張七羅明四也事經四載而案猶未卽定
者以各盜屢供爲竈孔進門之竊失主又堅稱爲殺
人放火之強耳夫強而詭託於竊或出黠口之求生
然行強必實有其形兼有其具乃問其偕行之黨則
寥寥數人也問其所挾之具則止一鐵鈹齒也問其



入門之狀則鉞齒之剋實。五盜入而漆蘭傳遞於竇外也。至問其火屋之故。則新九覺而入廚房。射中一賊。倉皇路迷。以茅柴點照奔逸。誤落而焚燎也。從來大盜劫人。必制縛其主。此獨一驚弓而鼠竄入。無脅主之形。出無拒捕之跡。強者固如是乎。卽羅文自供。新九夫婦逃入廚房。一語頗似逗漏。強情然。政使強者處此彼。廚房豈堅壘。乃退縮。弟入反致。令事主張。弓挾矢。耶總之。徒手穿窬。羣盜之初。念本狹。至遺燼及屋。則主人之受害實深。其先起于忿極。而甚其辭。其繼遂同騎虎之難下耳。四犯已瘦死其二。羅文漆

永合擬刺配。則各盜無不蔽之辜。而新九亦無不消之恨矣。

空門被劫事

審得黃聖輔。羽流也。原籍奉新。而僑居靖安。崇禎二年十月。有竹林菴僧真清。曾募聖輔寫經。三日辭去。至十一月初九夜。真清被盜。次日稟捕衙。並未指名聖輔也。乃偽邀聖輔代為覓賊。臨賊仁入信之。帶符書以往。中途忽交捕兵。擒送捕衙。而神通法咒之黃冠大禍及身。而不覺矣。隨搜其家。得布鞋布襪各一雙。纏袋一條。云是原盜白布袋。改者又稱未獲長衣。

禪衣各一件。則已售去。此俱次日事也。或改變其製。或賣失其踪。何神捷至是耶。且聖輔業三宿其菴。則僧房之有無。長物瞭然在目。寧以一布袋鞋襪而煩六人之大舉乎。况大盜塗形抹額。面目已非本來。猥云性智火光。中物色之則亦何用塗抹為矣。聖輔既以熟人行盜語音。必自簡點。而與清供云。是夜聖輔親呼已名。尤屬不倫。果若呼之。性智何不竟指聖輔以告耶。此案全無影響。而陷獄數年。聖輔訶鞋襪纏袋。原係已物。因與遊僧真清爭奪香門起釁。則是青牛白馬。素不相容。而弓影杯蛇。適逢其似。遂不免誤。

入耳。盜情既假。即當開釋。以拔沉寃。真清以疑似而寃。及無辜本應究擬。念失盜情真。姑免議。

擒獲強盜事

審得大盜至人。賊並獲夥黨畢。供則獄成無疑矣。若游執之被擒。身墮溷中。尙自手携布袋。甫經捕鞠。輒復口報多人。執固先已自居。于死路。讞者又誰為曲。啓其生機。然寃竟虛不掩真。其一。段誤罹盜網之根。因無難。一一勘破者。陳良錫以十二月初三日夜。失盜。正嚴寒凜冽時也。執縱臆。雄豈能赤身赤脚。以行盜。而裸體就獲。則供稱醉臥。間忽聞喊聲。不衣而起。

視者其情近真。即不必有楊夢唐三等親見其就炬。向爇而蚤知其非塲中人矣。且執固失主近鄰也。屠狗之夫人人稔識。一旦行劫。豈不為塗抹變形。乃至以平時面目嘗試于此鄰。及跌入坑廁。身已被擒矣。所得之賊。惟恐棄之不速。猶堅持不放。何也。明是偶拾盜遺。趨廁自匿。貪夫本相。至死不忍釋手。耳庸詎知此不忍釋之布袋。遽成不可解之大獄乎。此時捕官率兵禦賊。盡被脫走。頗于職守未便。又安得不向有據之游執而深求之也。駁讞再三。本犯洵應開網。獨怪其不辯已之非盜。而翻以盜扳人。挾仇妄供。致

平民纍纍受累。若竟釋之。又何以謝眾枉耶。合擬獄囚。誣指平人之律。坐徒。劉細李棟。或以首投馬尾成。讐或以挾買草履有隙。雖平時未必端人。獨此案允為無妄。同扳入人。先釋其六。此二犯久繫。亟訟猶為晚矣。

強盜劫財事

沙縣 王蘆人 諱泰 徽

丁一以傭奴為盜。魁其與周思九等。夥劫鄒清。也有同黨匿賊。復為同黨所竊。而鳴諸人。矢諸神。以致展轉敗露。異哉。強之中多一竊矣。查二犯禁繫幾四十年。審決二次。年已踰七望八。而安然無恙。則信固周

爲福堂而盜。跡之多壽也。不知可徵例得免否。

劫殺慘變事

王望如

審得楊大楊文兄弟同劫。獲自當場。律以大辟。允當國法。而初審再審。僅擬配者。因旋天賦鐵骨。嚴刑屢訊。不吐寸賍。故也。歷年既久。賍物益銷。倘復再究。真賊勢必反叛。良善徒蹈從前。故轍。寃命必多。狡智愈長。若竟擬大辟。未免藉口無賍。終開黥賊。展辯之端。莫若一流一配。早昇遐荒。以慰失主孀孤。以絕禁城盜脉。情法允協。伏乞憲裁。

失盜事

趙五絃

范之甲等。逼盜誣。扳鄭之乙等。因扳成辟。憲臺親鞫。業已洞若觀火矣。遵取各犯。細加推訊。劉文彬既開。心供實之。甲等亦俯首伏辜。亟當照雪。洗彼沉寃。至劉文彬以賂錢之釁。被鎗手之誣。所誣之賍。總無的據。其云盜贖一頭。係之甲傳道路之口。原無實跡。若使有之。亦竊盜。非大盜也。況其行竊。又無據也。強盜重犯。固難輕出死罪。重情亦難輕入。豈得曰成案難翻。而致有沉寃不洗乎。不獨之乙一訓。當爲昭雪。卽文彬總屬矜疑之甲等。寃民爲盜。准徒非枉。

賊情事

太原祭連西 諱祖庚 江寧人

看得門三小子年方齠齒。詎懷盜心。禍因胞兄。聞九成素與馬二等同聚。在符華面歸化。編伍食糧。兄之同類。弟未有不相識者也。及馬二等鷹眼。猶存復逃。定襄偶遇小子。小子如逢舊識。安知其為逃伍乎。乃相隨省兄。二等中途行劫。小子驚懼。始知誤入虎群。所以急奔其兄而避之也。所劫錢米幾何。四盜分之。猶不飽欲。尚能以餘瀝殘瀋及童子乎。無實賊。無現杖。無失物主。而以此愚昧無知之弱齡。入于身首異處之大辟。是豈仁人之心。亦豈明允之法也。馬二等既已伏誅。毋容再議。三小子為盜。無據。難以律擬。閔

九成本不知情相應省釋。網解三面悉出。憲裁。非

卑職所敢擅便也。

賊情一初犯類

席捲事

文太青

看得溫思川本伏莽之戎。為暇夜之客。擗木耳不盈。筐主者已覺。而組其頸矣。徐士已借出而獨遁。被收廳事。不痛而服。據其匿影山林間。尚非田園之比。賊又不滿貫。杖而批枷。庶綠林知斂跡乎。

申報搶劫官銀事

李少文

審得宜春縣書手尹相湯解銀至省。泊船豐城縣之

老虎口。其銀載桶中。無人而知之也。時舊年十二月十三日。隣船周明一文乾始。周吉士各宿一舟。至三更。乾始起視。篙蓬。窺見相湯船內米物。輒起盜心。約明一吉士共竊。以卒歲而明一之家。即在崖上。遂併約周權一周道一周聞。一為接應。潛入艙中。盜去食米衣被及桶一隻。登洲啟看。始知為大鏡官銀。惶怖埋沙土中。止取出五十七兩六錢。除分散一十六兩。餘四十一兩六錢。復埋坡岸中。而明一乾始。仍復守船。北將曙時。相湯驚覺。明一乾始。詭與同叫。呼十四日午後。控縣。差官捉獲。明一供報多人。押取原銀。宛

然縣擬大辟者。四蓋盜失官銀。應從重典。情亦非苛。但竊與劫。則霄壤分焉。據原招止稱蜂擁登舟。初未實指其強跡也。安有深更行劫。而不明火。不持械者乎。安有糾眾掠財。而不拷勒。不傷人者乎。安有志在劫銀。不罄所有。而劫之尚留一桶于事主。又併所劫之一桶。不負之。而趨仍埋于打劫之地者乎。若果行強。其劫時之兇猛。劫後之倉皇。不知何似。兩隣船安敢依傍。其則與之長呼。終夜乎。研鞠數犯。的是鼠偷。原從米物起見。因竊及桶內之銀耳。當日未獲周吉士。錯拏周路。遵委屬無辜。若文乾始周明一本與吉

卷之十
士為始事之人。而造意者乾始也。且供報各犯姓名。押起贓物者。明一也。豈得以未上盜寬之。合無與周吉士周權一。周道一。竝依常人盜刺配。餘犯俱如縣擬。

劫財害命事

王望如

審得寡婦黃氏。自安平徙泉城。依胞兄黃寅。典紀頑後。屋黃紀異爨。而同居。并無籬籬之隔。此盜情所由起也。黃氏持金藏埋竈下。自謂無人見聞。不知時取時携。久為頑妻所瞞。歸而語頑。輒動攫金之想。於某年月日午後。乘黃氏中堂燕語。入室竊所藏腰纏。而

出。仍于埋金處。控壁孔。嫁禍東隣黃氏。猶不知也。次早入半竈。始覺壁間有洞。窺已無金。旋喊前後左右。隣而親驗之。止謂穴穿夜半。因而先有借窺還窺之疑。後有借梯還梯之說。先經府控讞者。揆情度理。斷無左手携梯。右手携銀。且能越屋數間。而片瓦不者。况桁楊拷掠。鐵骨利口。抵死不招。遂成疑案。今奉憲批。並府堂牒審。卑職備閱前招。圖維展轉。已約畧其二三。及親詣頑家。踏勘房屋。揣度情形。壁孔既由內穿。益信前讞者疑。紀頑并疑黃寅。非無卓見者也。後因寅縊死。賊無實據。案屬空懸。因念同室盜金。雖

發覆次早卽有紀禎妻弟李壽手持片紙供禎用銀
鑿鑿有據夫壽不供其盜金而供其用金誰無積錫
遺鉢安知所用非其自蓄且壽一不辨菽麥之痴兒
耳又安知非密受人指使者乎豈料兩造對簿李壽
啞啞不能言紀禎則痛哭流涕自謂前生冤對不待
加刑蚤已和盤托出真情既吐律擬何辭獨異此犯
不盜于更深而竊于白晝攫智極狡卸害甚工假非
李壽開單黃寅究終不自紀禎惡得無罪哉但寅係
在官人犯且屬自經審無別情相應免議

捉獲真盜事

漳州陳斯徵諱開虞

吳子光之爲盜頗有劍俠之風其竊戴倫家也斃四
犬而妙在一聲不吠蓋所有而苦在一線不留又令
窓扇不開門扇如故儼若從天而下者至倫夫婦天
明欲起索衣不得索裙不得并索鞋襪褶褲而俱不
得始知被盜豈真善睡所致耶以賊得竊中三昧耳
更可異者卽以本地之贓售之本地不慮失主覺察
既覺而訊之曰是我家物彼卽應之曰是汝家物執
之送官官問曰汝是賊否卽連應口是賊是賊噫此
豈偷兒行徑哉或以世無知音欲借此舉以顯技耳

查所盜之賊。纖毫未動。追給戴倫。易於反掌。但此賊。非尋常之賊。不得以處尋常之賊之法。處之欲為地。方除隱害。則有不止於刺配者。倘惜其材。有可用。貫罪而編入隊伍之間。亦杜患收功之良法也。

賊情二叠犯類

斬劫事

李心水

覆審得毛一之為賊。蓋三犯矣。痛定覺甘。故疾復發。始死而後已者也。試取原招問之。始盜於謝。繼盜於。郭案若列眉。惟張姓耕牛一盜。猶未獲物。年久花費。一語一已自供。雖肉去骨存。想亦不肯自加標題。以

作案券耳。該縣初擬絞。繼擬配。非以無賊之故。曲為游移。祇以查律有云。赦前一次。赦後二次。俱要奏請。定奪。一之初犯。曾以赦免。應在請例。若二而一之。三而二之。姑置初赦於弗問。故從經改徒。以再犯論耳。

窩盜事

審得張肅秋等之為穿窬也。初詞原供。伍文祥湯秉正皆同類。無何而穿穴之黠鼠。忽為籬丘之遁狐。今秉正續到。猶高視濶步。口稱生員。豈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遂以梁上為捷徑乎。秉正秉正。真可謂梁上君子矣。今提肅秋等互質。其互相攻發。若合

齊台斤書卷十

庚

符節合擬徒示懲其毛勝秋之以頓賊革也則因妻受累姚文楷之以謬保革也則自作之孽然窩賊實不知情輕保非卽同夥所當以革免擬者也若伍文祥屢提不出望先而遁五技窮矣伊子生員伍晉者但可爲竊負之逃遵海濱而處若猶靦面弄矜恃此爲若翁護身符恐此符亦終碎耳合先擬杖示懲如過三日不出則有毛姚兩生之革例在

被盜事

曾阿三兩配兩逃三年三犯何其竊之數而不知止也假令稍緩其期或已微革例矣觀此中竊者多係

歙縣傳野倚諱金華人

耕牛而阿三尤甚若使此輩不重懲恐田野之荒而不治也

被劫事

李少文

水口之羅族大人悍。連糧健訟如蠻如髦相率而爲盜。又相率而庇盜。其常也。今羅冒直鼠竊之魁耳。適族盜之獲者。鎖於其祠。乃乘夜糾衆以篡之。至傷及捕官。捕役則按法應誅矣。舍輕罪而從重刑。實自投憲網。而誰能貸之。

盜殺事

異哉。張靖十一之爲盜也。捕被革則爲窩。窩破訪則

靖江陳太叔諱

行竊以桁楊為衽席。臂間無可容針。視驛舍若蓬廬。配所何嘗煖席。比鼠偷復試於龔家。而牛瓜竟傷夫主額。則又三犯而兼之。拒捕矣。斬復何疑。

竊盜事

彰德劉蘭嵎諱萊陽人

楊雙以三犯竊盜論死。近微恩。例題請改遣者也。然細閱原招。有不能為雙解者。初犯竊蔡仰溪鐵鍋。以賊輕刺石杖。決再犯竊葉文家銀錫衣物。刺左醜。野江驛。蒙赦詔。幸免。無何復率羣盜。盜丘冠景栢兩家財物。及獲而擬罪。此不已三犯乎。乃蒙上臺寬宥。以初犯未配。免其絞罪。姑發車盤驛擺站。則已微格外。

之仁乃役一載而逃。回聚眾買舟為盜。而張勝吳古兩家財物復遭其席卷矣。招稱木犯儒巾服。役使同齊。往城游戲。掩人耳目。則以鼠狗之質。襲沐猴之冠。事在難防。情允回。則且以四犯為三犯。固已除一配而饒一刺矣。况再犯以赦免。三犯以逃歸。而皆未終配乎。總之本犯大生賊骨。手善竊而足善逃。若微例發遣。恐更貽累地方。如招所云。戍以定其罪。牢以固其身。此防姦之至計也。

白晝盜殺事

鎮江陳九屏諱珣

謝仁墨臂慣賊。起手充兵盜。心不悛。敵隣人胡興之。



藏當歲除日。值其夫婦偶出。遂入室而手攫之。猶然竊盜故智耳。獨於穉子之認呼。乃以斧擊其腦。血流昏眩。則與竊盜傷人之律合矣。雖幸而得甦。似宜未減。然律重。殺傷不論死。不死也。反覆律例。欲爲此囚求一線之生。第盜後分贓之人。已從杖配。則上盜傷人者。難與同科。欲改戾又無明例。真所謂求生而不得者也。

羣劫傷命事

蔡蓮西

會宇明六竊一切。死有餘辜矣。乃三覆爰書。不無疑竇。據招竊賊累累。無次不分也。迨失主認領時。本犯

名下竟無一物。盜之日距獲之日非久。卽云花費不存。豈同夥尚委積而本犯之銷磨獨盡哉。其切彭年家又止棉被一牀。夫棉被亦民間常物。未見有何記驗可憑。且上盜僅四人。彼閩閩子。豈無守禦城居。柵柵而寥寥數賊。便思斬關。其何恃以不恐。此生理之必無者。當共入室也。時已三更。借有強形。不知何如。克橫王氏一少婦。方窺匿之不暇。何暇抱粧箱以伏。彭年非幼穉。何不奔闕隣佑。而隣佑亦無一知覺之者。又何也。至行強定資。克杖豈折墻破門。斧亦不載。止携一鐵鑿。是非藉之以雕空者乎。蓋本犯實狗

盜之雄也。畢竟此番。仍是穿箭行徑。事主張皇周內。遂云變竊為強。卽王氏死。因不稱持械擊傷。而示箱撞。則當日無械。可知無械。可曰強否。若竊盜傷人。業坐劉倬矣。四犯中其監斃者三。雖律有皆斬之文。而不曾助力。不知殺傷者。止以竊論。本犯屢竊。未經刺發。又未可以三犯科也。改辟為配。一面可開。

竊盜已獲事

朱四郎桓東少年。梁上君子。繇父而及於子。有家傳賊。經為盜。而復兼窩。構幽巖喚室。屢偷屢配。臂已雙黥。屢配屢逃。罪無三犯。新贓既出。舊案昭然。欲懲鼠竊之風。合正姪經之律。

案盜劫民事

平陽 吳采臣 諱盛藻 兵憲 和州人

審得胡守二兩臂俱黥。黥而復竊者。五家三犯。業有定辟。第吳阿一亦守二。初供之人在五名內者。今熊守十王八九王皆十。熊俊五各係真盜。別案被獲。而阿一豈得為雞羣之獨鶴耶。且毛仙羅天十先到阿一家。邵仙羅興尙未往也。據云嚇詐。然彼口稱為之。幹旋為之。打點並未言及為之。申雪。是又其真盜之一驗矣。而阿一兩告抵拘。互提抗結。以致黨逸。賊消令讞者。有深憾焉。若所告詐財數目不同。名字不一。

總錄其中心驚懼。舞筆奮詞。此正肺肝之可見而情事之莫掩者也。守二之始執而復改爲教唆者。蓋其初獲時。良心猶不昧。久而狡計日生。彼且能以失主認定之。賊妄稱爲冒認之。已物又何難以供實之。阿一。改而爲教唆乎。總之事經十年。則真僞愈亂。人越兩府。則町畛易分。今既不能起邵仙羅與於九原而訊之。惟據守二之吹。方欲辯已之盜。詎肯證人之窩。遂與初情判然兩截。獄案之不可不蚤定也。如此哉。所幸言詞可變。兩膏難更。守二之絞。有的據矣。查第二犯。賊止方巾一頂。沐猴無自冠之理。市賣非高價之物。竊此何爲。雖不免惻隱於仁人。然既已成。其二犯從何處可開一面也。吳阿一窩盜。卽無賊證。誣律難寬。毛仙之告。原屬應兵行騙。旣未得財。姑與白役羅天十暨黨惡。硬證之陳各杖。

捉獲刺賊事

黃石公

盧安以三犯竊盜。擬絞未結。淹禁多年。節經恩詔。非常赦所不原也。及審再犯。失主王偉原係親屬。當日竟坐以刺配。未免太重。查親屬相盜。及甲幼私擅用財。律止於杖。及赦前斷罪。若處輕爲重者。當改正從輕。屢蒙憲駁。安罪應一杖二徒。而前已兩經刺配。則

此時剩罪惟一杖耳。及查犯罪年月俱在赦前。即杖亦應豁免矣。夫安原係絞犯。雖淹禁四載。踰於發配之年。固其應受者。一旦改重從輕。以生易死。且絞而徒。徒而杖。杖而免。真白骨而復肉也。但恐懲誠預忘。饑寒在念。囹圄之福。堂乍遠。篋囊之故智。復萌。則倖不可屢徼。法不容再宥。豈直地方之害。抑亦身命之警也。今雖免其徒杖。合無准刺盜配流例。着落地方令其充警。則以盜禦盜。或可得其死力。而本犯藉以創艾。亦不暇為非矣。

發審事

秦瑞寰

沈應元生成賊首。屢縱屢犯。正如燈蛾就火。罔不死不休者。人亦無如之何矣。遠遣為當。即詳行。

申解盜犯事

揚州翁維魚諱應兆

西溪巡司審解盜犯一案。研鞫再四。終無異詞。據事主劉九敘所報。原稱失去耕牛四隻。衣資囊物若干。是夕一舉兩處。有劉家河地方。亦劫去耕牛七隻。當被追趕。隨舍衣服等件之語。夫劫資之盜。不利重而利輕。不利蠢動。而利細軟。盜金帛而兼盜耕牛。原屬下策。迨知覺追趕之際。二者不可得兼。則有棄重取輕之法。必無拋細軟而戀蠢動之理。即其盜去耕牛。

資治通鑑
齊子慶
一言無論衣服之有無。便知其為竊盜。非劫盜矣。况
自耕牛之外。餘賊一無所獲。止以虛供入案。更不便
於深求。想當日該司。篋楚之下。為竊為劫。有賊無賊。
正自何求。弗得耳。今歐二等業已疲弊。可置弗論。據
洪麻子極口稱冤。張棗兒供子虎兒為賊。與已無涉。
然既與賊交。必非善類。亦未有子為賊。而父不知情
者。各擬決杖。非縱非枉。盧三濟盜牛。是實按律刺配。
何說之辭。

大盜屢犯事

蘭谿陶康叔諱三寧
大尹武進人

瞿五積年鼠盜。初犯於崇禎三年。獲擬刺杖。次犯於

崇禎五年。刺發武林驛。擺站今猶技癢不已。潛入客
舟而竊其鎰。重次日即為弓兵所獲。賊經主認。擬之
三犯。誰曰不宜。但所犯一在革前。擬以重辟。必須奏
請。轉為獄案之累。今查其初次所犯。止以一衣之微。
既杖而復刺之。不無稍苛。合以今番之竊。准其前刺。
仍以徒懲。未審足蔽其辜否。候憲裁。
賊情三詎民為賊類

指賊拷詐事

文太青

侵廷甫張達道。俱鄉下人。而冒伊川之籍。據廷甫告
達道指賊。詐達道亦揭廷甫係漏網夥賊。其卷在

郝無從憑審。達道因青衿也。指名告廷甫於郝之縣。廷稱毒殺其三命騾一命馬一命馬腹有七月騾一命詞之無情而可笑。亦至于此。廷甫一就訊于郝令。即可決其雌雄矣。乃不赴理而為起冢之詞。兩證俱未至。難懸斷而曲直之原。被皆郝人合無仍批本縣。俾得據卷據証而甲乙其曉曉之口。二醜庶幾心折乎。

初併事

李映碧

審得鄞縣監生張榮袞。係張宦子。而王士鉉則其損友。張福則其僉奴也。榮袞覽勝象邑。遇雨中途而求

懟于大雷寺。乃寺僧桂軒。與其徒明宇閉門以拒。此大不近人情。及排闥直入。而見斗酒盤蔬。寺中未為乏也。勉留一宿。彼上鉉與福等介介于禮節之太簡。而口出怨言者有之。及黎明詣車。則衣帳二件已有物攝之去矣。夫梁上君子。伏于空門。彼護法之伽藍。女在獨為張福者。何鼠竊已及。猶蝶夢未醒也。簡物不得。尤及寺僧亦常情也。胡桂軒不為菩薩之低眉。明宇且為金剛之怒目。張生機劫一詞。非責其償。益惡此登之。無禮耳。合杖明宇。以為好剛使氣之戒。

斬盜事

顏孝叙

莫秀明胡秀寰俱鄉農也。因前月某日有客販牛投宿于李明宇家。茅房淺窄門戶不牢。當晚牛即斷繩逸出。莫知所之。適秀明往山挑水見洞外有牛迹。洞深影黑不敢入視。歸商于隣居胡秀寰。執火入洞牽出黃犍牛一隻。適李明宇追尋過此。即執為賊。夫牛果為二人所盜。則失于二十七。獲于初一。此四日之中。或幸或賣。必當速去。以滅跡。而猶盤桓于洞側。恐世無此雍容暇豫之偷兒也。且牛果被盜。牛客何不真宮緝捕。乃僅托王家尋訪。恐世又無此得喪不驚之失主也。總以二人謀尋失主。希圖獲賞。乃賞未獲而先獲盜名。不既冤哉。相應釋放寧家。其牛着明宇領還原客。

誣盜害良事

李正鳳乃李朝華猶子。鳳即不謹。亦當訓以義方。奈何憑一影響之禱。而據指為賊。不有其任。并忘其任所自出之兄。親親之義。安在哉。雖經議息。杖無容賞。仍杖正鳳。首俾愈知有尊卑也。

究盜負恩事

淳安縣令張梅菴

生員施肇施森同胞手足也。祖有遺資四百兩埋之。遂室祖密識之于父。父密識之于母。母亦秘而不言。

痴人前
不宜說
夢獨定
此種痴
人認真
太過正
當以幻
語破之

迨今歲值奇荒。家道消乏。母氏始露其言。指點埋金處。所二子急往求之。則前銀已不復有矣。家有傭工。施可進。疑其知風竊取。因以究盜控。不知此銀埋之于祖兒媳之外。即親孫尚不使與聞。况傭工之僕乎。夫財為神物。名曰青蚨。以其無翼而能飛。不脛而能走也。神移鬼運。載之事不盡荒唐。苟非所有。不能禁其不去。且兩生子。亦也。倘能奮翮青雲。安往而不得富貴。不然。高明鬼瞰。多藏厚亡。又安知塞翁失馬之非福乎。風影難以株求。竊鉄未可懸坐。兩生子。于此第付之蕉鹿一夢可也。

寃盜明寃事

五臺葉亮公
義鳥人

審得蔣二首某宦之僕。宦延詞客周某于別館。撥二與俱。供使令也。上元之夜。客走馬觀燈。二執鞭隨之。主人以館戶不牢。慮客囊有失。自為監守。而拉一侍妾相隨。或守館其名。而狎姪其實乎。詎料事出不虞。反以防盜而致盜。客囊所有之四十金。即于是晚失去。最可異者。金去而囊存。暨伴囊之烟袋衣物。皆纖毫。不失。祇見囊為刀裂。有縫。長尺許而已。客歸見此。詢知主人與侍妾偕來。其為妾盜無疑矣。某宦獨信其無他。且知闔門以內。並無一探囊之人。而廳戶不

資治親書
 啟又不便疑為外來之盜此非本縣搜素枯腸度之
 事中而求諸跡外有畢世不明者矣據官所開家僮
 十數名悉經研審無據獨蔣二一人不在所開之列
 者以二隨客觀燈出入與共絕無踪跡可疑故也本
 縣獨謂竊金之人不在彼而在此因令捕役密緝亦
 似無踪跡可疑迨本縣招周客飲二隨客來本縣顧
 之而色變及顧之再四則氣餒而思遁矣本縣叱而
 縛之威以三尺則割囊取物之情事直招無隱押取
 原贓卽席定案折疑獄于杯酒之間豈非讞牘中一
 快事乎蔣二盜財有據寃及多人律究無辭但該宦

徐慎反疎致愛姬抱屈殆亦假公濟私之報也

